

从“Education”到“学以为己”：李弘祺著作中“学”与“教”的跨文化诠释

范梦思

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

【摘要】李弘祺英文著作 *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: A History* 与中译本《学以为己：传统中国的教育》的书名转换，是“学”“教”核心概念跨文化翻译与诠释的绝佳范本。以该著作为核心文本，结合教育史专业视角，探讨“学”（learning、study等）与“教”（teaching、education等）在中英文表述中的差异及其文化意涵。英文原著以“learning for one's own self”“self-enjoyment of learning”等表述呈现“学”的内在价值，中译本以“学以为己”统摄全书，精准诠释中国传统教育精神。“教”沿制度史脉络展开，与“学”形成互补呼应的结构。李弘祺的跨文化书写，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
【关键词】李弘祺；学以为己；学与教；术语翻译；跨文化诠释

DOI:10.12417/2705-1358.26.12.018

阅读李弘祺英文著作 *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: A History* 时，一个核心问题浮现：其从书名到核心概念，如何在跨文化书写中处理“学”与“教”这对教育史基本范畴？杜成宪在《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》中早已指出，“学”与“教”原为一字，后分化为二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学习思想^[1]；《说文解字》亦释“学，觉悟也”“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”^[2]，二者同源且不可分割。湖州师范学院的一则读书简报曾指出，该书“引人入胜之处”在于：中英文书名存在差异，中文新增“学以为己”主标题。^[3]这一观察切中跨文化书写的核心矛盾：英文原版书名平实客观，中译本则以“学以为己”凸显主旨。结合教育史视角与安乐哲关于“教”的阐释，探讨“学”“教”概念的跨文化翻译策略及其文化意涵。

1 英文原著中“学”的表述谱系

1.1 “learning”作为核心概念的定位

英文原版第一章首节即为“Learning for one's own self”，李弘祺将“为己之学”置于全书论述的起点。他对“学”的多维内涵有清晰表述，可归纳为三组：

第一组“learning for one's own self”和“learning for the sake of one's own self”。这是《论语》“古之学者为己”的妥帖英译，李弘祺追溯其学术谱系，指出1982年狄百瑞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）在香港关于中国“自由主义传统”的演讲中，已论证了“学习的自我愉悦”是儒家教育的核心信念^[4]。第二组“self-enjoyment of learning”和“joy of learning”。李

弘祺指出：“教育本身具有内在价值，被视为一种愉悦”。^[4]这种愉悦并非外在功利的副产品，乃是学习本身的内在品质。

第三组“personal fulfillment”和“personal moral perfection”。这样的表述着重学习对个体生命完成的积极意义，李弘祺在讨论孔孟荀时，反复强调他们都将个人的道德完善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^[4]。

1.2 “study”与“learning”的微妙差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原著中除“learning”外，还频繁使用“study”一词。如《论语》开篇“学而”的“学”译为“learning”，第一章“古之学者为己”则译为“In old days men studied for the sake of one's own self”，使用了“study”。^[4]此外，他还多次使用“studying from books”“bookish learning”等表述，凸显书本研读的重要性。

这些用词差异折射出中国传统“学”的多重意涵：既为求知过程（learning），亦为经典研读（study），还是人格修养（self-cultivation），单一英文词难以完整涵盖其文化内涵。

2 中译本“学以为己”的翻译策略与文化诠释

2.1 从英文书名到中文书名的转换

英文原版书名直译为《传统中国的教育：一部历史》虽准确，却无法体现核心教育理念。中译本以《学以为己：传统中国的教育》为名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诠释。目录首节即为“为己之学”，足见其核心地位。“学以为己”既是对《论语》“古之学者为己”的凝练。

也是全书主旨的点睛之笔，兼具经典分量与现代意味。

2.2 “学”与“education”的概念差异

从“education”到“学”的转换，既是语词翻译，更是教育观念的调整。英文“education”源于拉丁语“educare”，本义“引出”“引导”，强调教育者的引导作用；中文“学”则侧重学习者的主动行为。《论语》首篇“学而时习之”以“学”字开篇，《荀子》首篇《劝学》亦以“学”字统领，中国传统教育话语中，“学”始终占据着比“教”更为核心的位置。^[5]李弘祺明确指出：“《论语》以‘学’字开篇，这个字最恰当的英译是‘learning’”。同时他强调，孔孟构建理想社会的方案“奠基于个人的教育”^[4]即社会改良的起点在个人的“学”，而非外在的“教”。

2.3 中译本对“学”的呈现方式

翻检中译本目录，“学”字贯穿始终：首节为“为己之学”，第四章为“历代教育内容的演变和学习的乐趣”，后续章节分别讨论识字教育、学生运动等主题。全书始终围绕“‘学’的主体——学习者”展开论述。这一结构与英文原著完全一致，中译本既准确保留原著论述脉络，又以“学”统摄全书，自然衔接中国传统教育话语。

3 “教”的翻译与制度史书写

3.1 “教”的概念溯源与安乐哲的翻译阐释

儒家传统中，“教”的内涵无法用西方“teaching”“education”简单概括。安乐哲（Roger T. Ames）在《经典儒学核心概念》（A Conceptual Lexicon for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）中将“教（jiao）”界定为“Teaching, education”，指出其本义为“teaching and learning”，“教”与“学”实为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，具有“阴阳”式不可分割的整体性^[6]。

词源上，“教”与“孝（xiao）”同源：“孝”由“老（lao）”与“子（zi）”构成，象征代际传承；“教”在“孝”的基础上加“攴（zhi）”字根，表明教育是扎根家庭、由上施下效的道德实践。^[6]《说文解字》中“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”的定义正呼应此点，安乐哲对此的翻译“that which those above disseminate and those below emulate”^[6]，突出了“以身作则”的实践核心。

3.2 “education”的制度内涵与李弘祺的书写

原著中“education”的内涵远较中文“教”丰富，既涵盖学校、考试等制度，也涉及思想史、课程、识字教育等方面。中译本根据语境灵活翻译：制度层面译为“教育制度”，思想层面译为“教育思想”，讨论“learning”时突出“学”的主体性，既忠实原文又合乎中文表达习惯。

3.3 “学”与“教”的关系演变

杜成宪提出三个核心观点：学习对于教育是逻辑上的必要；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说到底是一种学习思想；先秦的“学”不单是“教学论”意义上的。^[1]从逻辑上看，学习是教育存在的必要前提；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并非以“教”为中心而是“学”；而先秦时期所谈的“学”，含义十分宽广，不只是教学层面的“学”，更包含修身与人格完善等更深层的内涵。二者关系可归纳为三种形态：同一（“学”即“教”）、包含（“学”涵盖“教”）、被包含（“学”是“教”的构成部分）^[7]。

李弘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演变脉络：先秦孔子以“学”立教，奠定“学”主导的传统；汉代太学、官学建立，“教”走向制度化；隋唐科举使“教”服务于选官；宋代书院则是“学”对制度化“教”的反思与超越。二者的张力构成中国教育史的独特景观。

4 从教育史视角看“学”与“教”的翻译问题

4.1 中国教育传统中“学”的核心地位

“学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核心地位，是理解李弘祺翻译策略的关键。中国传统教育话语始终以“学”为中心，重心在学习者而非教育者，在自主学习而非外在灌输。“学”在传统语境中，不仅可以指学习活动、教育机构、学科、学问、学说、学派等，尤其可以指教育。^[8]“学”的内涵广博深厚，足以涵盖“教”。正如李弘祺所言：“只要阅读孔孟著作，即可看出个人道德与性灵的成长是他们教育思想的基础”^[9]。

4.2 中西方教育概念的不可通约性

中西教育概念的不可通约性，在“学”与“learning、study”、“教”与“teaching、education”的对译中尤为突出。英文“education”带有教育者主导意味，中文“教”虽有“上所施下效”之义，却从未占据传统教育话语的核心地位。安乐哲将“教”诠释为“教与学一体”的实践，与西方割裂“teaching”与“learning”的二元逻辑截然不同。“学”贴近学习者主动求知行为，与西方“learning”较接近，但西方“learning”常被视为“teaching”的附属，无法承载中国传统“学以成人”的完整内涵。李弘祺的翻译实践，实现了双向理解下的创造性转化。

4.3 教育史研究者的跨文化素养

首先，树立跨文化的研究视野。刘海峰指出，大陆学者应主动了解、吸纳海外既有研究成果，树立国际化学术视野。^[10]李弘祺的成功之处在于，凭借中西学术积淀，用西方读者易懂的语言讲清中国教育本质。

其次，重视核心概念的翻译及阐释。“学以为己”的翻译

表明,概念翻译既是语言转换,也是文化内涵的重构。研究中国典籍英译,需深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,熟谙典籍历史与内容,领悟主旨、洞悉概念内涵,真正实现“跨越两极”,理解“理在其中”的意义^[1]。

最后,在“学”“教”统一中理解中国教育史。李弘祺的著作兼顾制度梳理与思想探讨,既考察“教”的制度安排,又关注“学”的内在体验,其研究取向,为理解中国教育传统提供了完整视角。

5 结语

李弘祺 *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: A History* 从英文原版到中译本《学以为己:传统中国的教育》的转换,为中国传统

“学”“教”的跨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绝佳案例。英文原著以多种表述呈现“学”的内在价值,以制度史脉络展开“教”的讨论;中译本以“学以为己”统摄全书,既是对原著的准确翻译,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根本精神的深刻阐释。中国传统的“学”与“教”彼此联结、互为表里,“学”是修身成德之自觉,“教”是化人成俗之实践,与西方将“education”“teaching”与“learning”三者割裂的逻辑形成本质差异。

李弘祺的跨文化书写实践,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。他以英文撰述中国教育史,既在西方学术话语中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,又在“学”“教”翻译上恪守原文精神、灵活变通,其学术实践对中国教育史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阐释具有重要启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杜成宪.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[M].北京:天津出版社,1994:1-5.
- [2] 许慎.说文解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:69,126.
- [3]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.教育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读书简报(四十七)[EB/OL](2024-03-28)[2026-02-27].
- [4] Lee, Thomas H.C. *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: A History* [M]. Leiden: Brill, 2000: 2-4.
- [5] 杜成宪.以“学”为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——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“学”现象[J].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, 2010, 28(03): 75-80.
- [6] Ames, Roger T. *A Conceptual Lexicon for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* [M]. 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22: 61, 62, 63.
- [7] 李永梅.学以成人:关系性思维下荀子学习思想研究[D].曲阜师范大学, 2025: 5.
- [8] 杜成宪.寻找到表达现代教育概念的方式——民国建立在教育上的一项重要建树[J].河北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, 2011, 13(09): 14-15.
- [9] 李弘祺.学以为己:传统中国的教育[M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: 3.
- [10] 刘海峰.中国教育史与科举研究的国际化——李弘祺著《学以为己:传统中国的教育》评介[J].苏州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, 2013, 1(01): 122-125.
- [11] 李照国.国学典籍英译教程[M].苏州: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12: 4.